





戊申



張韓字幼韓天啟間諸生原籍常熟人後移家梁谿其古文
與歸元恭相伯仲所著論古閒時一冊發明經史足與深寧
叟爭長當時閻潛邱顧亭林諸名宿皆推重之惜未經付梓
故購覓匪易仲春自嶺南旋歸洪稚存先生以此冊見示因
題數語於簡端

鏞堂記



論古閒時

三皇以來歷代紀年

舊史三皇不詳幾主止謂天皇一萬八千年地皇一萬八千
年人皇四萬五千六百年共八萬一千六百年五帝三十一
主內伏羲氏十六主三百十年神農氏八主五百二十年黃
帝百年少昊八十四年顓頊七十八年帝嚳七十年帝摯九
年唐堯百年除舜揖二十八年寔七十二年舜七十八年除
禹攝十七載寔六十一年共一千三百零四年三王夏除寒
浞十四世十七主四百五十八年商十八世二十八主六百
四十四年周三十三世三十八主八百七十四年共一千九
百七十六年秦二姓四世四主四十二年西東後三漢除新

梁溪張

韓幼韓八輯著

莽三十一主自太祖乙未至後主癸未四百六十九年魏二
姓五主四十六年除 康子至 帝癸未寔止一姓一主
二年兩晉二姓十五主除武帝乙酉寔一百一十五年宋二
姓八主除高祖庚申五十九年齊七主除太祖己未二十三
年兩梁七主除高祖壬午八十五年隋三世四主三十九年
除高祖丁未前七年為梁侗戊寅後二年為唐寔統三十年
三唐三都四姓廿七主自高祖戊寅至江南主乙亥三百五
十八年兩宋兩都十八主三百十九年除太祖乙亥前十六
年為唐帝曷乙卯為元寔統三百三年元除兩后十四主一
百六十五年除世祖戊寅前七十二年為宋順帝戊申中
原後三年為洪武寔統八十九年共一千六百十七年明十
五主太祖至烈宗甲申共二日七十七年通前秦始皇起共

一千八百九十二年三一起至甲申共三千八百六

堯甲辰元起至甲申共四千零一斗黃帝癸亥元

共四千三百四十二年炎帝起至甲申共四千八百六

年通合五帝至甲申五千一百八十二年則合三皇至明共
八萬六千七百六十二年矣然據邵子皇極經世自夫開至
崇禎甲申除過子丑寅卯辰巳各一萬八百年共六萬四千
八百年外又在夏禹攝政第九載交甲子年入年會至今甲
申計歷過三千八百六十一年是通計只有六萬八千六百
六十一年也內去天開地闢兩會二萬一千六百年則人生
至今止四萬七千零六十一年耳是伏羲之上三皇之世未
有八萬一千六百年矣更俟論世者質之

由堯舜至孔孟紀年

前考帝王至今曆數紀年未及堯舜至孔孟道統紀年今按
邵子經世書自己會之未以遇經世之一之未歲在甲辰而
帝堯即位二聖相授至經世之亥一百四十歲而文午會以
運經世之二之子歲在甲子禹攝之八年下至經世之三之
卯歲在己卯凡四百五十三年而成湯有天下、至以運經
世之四之亥歲在癸亥凡六百三十九年文王為西伯以運
經世之五至於以運經世之六之未康成之歲凡五百八十
年孔子生又七十一年康申獲麟三年壬戌之歲孔子卒至
以運經世之七之寅乙酉之歲孟子至梁上去孔子卒凡一
百四十三年愚計之堯甲辰至孔子卒共一千九百九十
年孟子之生無的據乃留青日記則云孟子周安王
生赧王二十六年卒年八十四今自赧王二十六年

則孟子八十四歲當在烈王五年主今計孔子之七
生一百八十一年距孟子卒二百六十四年是堯
共二千一百零六年至孟子卒則共二千一百八十九

又按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八月二十七日孔子生至
崇禎甲申共二千一百九十五年至康熙十二年癸丑共二
千二百七十四年九月廿一日筆

伏羲至今歷代建都

伏羲都陳今河南陳州神農都陳徙曲阜屬今山東兗州府
黃帝都涿鹿即今北直保安州少昊都曲阜一云都窮桑在
魯北潁頊都帝丘今大名府滑縣帝嚳都亳今河南偃師堯
都平陽始封唐今太原府清源後徙晉陽今太原府即帝位
都平陽今平陽府舜都蒲坂今蒲州夏都安邑今平陽安邑

縣初本封於夏為夏伯受禪後都安邑自堯舜至禹及太康
皆在冀州界故五子之歌曰有此冀方少康中興復還舊都
商都亳今河南歸德府殷有三亳穀熟為南亳即湯所都蒙
為北亳即景亳湯所盟地偃師為西亳盤庚所遷也仲丁徙
囂今河南教倉河、曹甲徙相今河南鞏德府祖乙徙耿、
在河東古邢地又名信都今順德府盤庚復都亳之殷地則
西亳偃師也文王居岐徙豐岐今陝西鳳翔府豐在西安府
界武王都鎬皆關中地今陝西、安府長安縣鎬今西安界
成王以鎬為宗周西都以洛陽為成周東都今河南府洛陽
縣成王即洛邑建明堂朝諸侯復遷豐鎬至幽王為犬、
殺平王徙東都及敬王時又遷成周今洛陽故都、是也秦
都關中咸陽今西安府咸陽縣西楚都彭城今徐府西漢都

關中櫟陽今西安府咸陽縣東漢都洛陽今河南府洛陽縣
又於南陽 置南都獻帝止於許今河南許州三、後漢都
益州今四川成都曹魏都鄴今彰德府徙洛陽孫吳都、東
今江寧府西晉都洛陽至永康南遷居建康愍帝止於長安
五胡劉氏漢居平陽今平陽府劉氏前趙繼居之石氏後趙
襄國今順德府李氏蜀居成都據廣漢拔成都東晉都建康
慕容氏燕居遼東大棘城拓跋遷都平城今大名府清豐縣
號魏王時都盛樂張氏前燕居梁涼州即漢武威郡魏晉涼
州今陝西行都司符氏秦居長安慕容氏後燕居中山今真
定縣慕容冲西燕居平陽慕容永西燕居長子今山西潞州
慕容德南燕居廣固今陝西城固縣慕容盛北燕居龍城今
延安府北馮跋北燕繼居之殺高雲自立號北燕秦符丕居

平陽符登居南安今陝西鞏昌府姚氏後秦居長安乞伏西
秦居隴右今隴西縣呂氏後梁居姑臧即涼州禿髮氏南
居河西今屬陝西行都司指揮使司改業北涼居張掖今陝
西甘州衛沮渠氏北涼繼居之徙姑臧李氏西涼居敦煌今
陝西肅州衛城西八百里徙酒泉今陝西肅州衛赫連氏夏
居朔方統萬今寧夏衛拓跋魏都盛樂徙平城南朝宋都建
康南朝齊都建康元氏魏都洛陽南朝梁都建康元帝止於
江陵今湖廣荊州屬縣後梁蕭琮止於江陵南朝陳都建康
西魏徙長安東魏自洛陽徙鄴北齊起晉陽徙鄴後周居長
安隋都長安煬帝或如洛陽止於江都唐都長安昭宗徙洛
五代後梁都汴今開封府徙洛後止於汴後唐起太原入汴
徙洛後晉起太原入汴後漢起太原入汴後周都汴李氏南

唐居金陵王氏前蜀居成都孟氏後蜀據成都王氏閩居福
州劉氏南漢居廣州劉氏北漢居太原馬氏楚居潭州今湘
潭高氏南平居江陵錢氏吳越居杭州宋都汴陷于金自
北方徙燕又徙於汴止於蔡燕即今順天府蔡今汝寧府所
屬宋自汴南徙都於杭盡於閩廣元起北方都開平今開州
徙燕今順天界止於應昌府今宛平界韓林兒號宋都亳徐
壽輝據漢陽陳友諒弒之號漢居武昌張士誠據平江今蘇
州府明都建康今江寧府成祖徙都北平今燕京此自古及
今建都之始末也伏羲以前無考矣

女媧氏非女相傳之誤

女媧鍊石補天此女列子寓言之妄即通鑑外紀多不足憑
至謂女媧是婦人尤不足信趙雪航論斷直云女媧雖君臨

天下不過一婦人耳豈能飛身上天、六元氣所積石何從
補此等俱不必辨近李大蘭繫編世史云云女主當國自女
媧始其後牝雞家索遂開漢呂雉唐武曌之釁宋臣不能扶
陽抑陰至稱女中堯舜豈知高曹向孟雖賢畢竟垂簾聽政
陰陽倒置非宜持論極正但認定女媧為女未必然也余疑
此六馮婦搏席徐夫人七首之類耳

禪繼辯

唐虞傳賢不傳子禹傳子不傳賢孟子言之甚正後之論者
紛紛各有異同近郝京山云易為謂長主器莫若長子震承
乾天之道也庖犧已然唐虞豈能違之堯舜相禪非可為常
況三代而下皆效堯舜豈有寧日故魯隱讓而危身宋宣讓
而禍嗣燕噲讓而亡國漢統以來借口禪受動比唐虞職為

厲階往事足鑒由是觀之世及非私聖人為世變慮深遠矣
京山此論極當蓋唐虞以前洪荒未遠文明未開民生未遂
民性未復道統無傳治具朴畧一時堯舜禹敷聖人並生一
堂道統治統一大開初帝堯七十載之憂勤虞舜相相二十
八載即位五十載統七十八年之競業神禹總師一十七載
在位十載併前八年三過之劬勞上下一百六十年間若非
禪受而拘繼世之常何以危微精一闡千聖之薪傳祀樂教
養立百王之治法乎信乎非堯舜禹之聖不可禪非堯舜之
時亦不必禪也

禹薦益於天非定論

讀書不可不論世好事之口固不足憑即孟子論禹非德衰
曰禹薦益於天七年此不過蒙上堯薦舜、薦禹即以揖位

總師之年意計之耳其實禹未嘗有傳賢之意也蓋傳賢傳子各因其時堯舜雖公無舜亦必不傳堯時天下未平三聖奏合即欲不傳賢亦不可得禹以後天下既已平治繼體守成中材之主便已足即禹子如朱均亦必不傳益况啓賢乎其不傳益者曷故舜與益同事堯年齒相亞非可以積久求代也舜使禹治水使益掌火在舜三十徵庸時禹益年歲不下二十以外八年三過之初啓已呱泣矣舜命禹總師舜年已九十五六禹年亦已八十餘舜崩禹立禹年九十六矣立十年而崩啓年亦已八十二啓壽九十一在位九年崩伯益出就國六年薨益先卒三年則益壽亦一百一十餘歲可知也無論啓賢不下於益即以年齒計傳八十已外之子猶愈於傳百有餘歲之賢也假傳益僅六載而殂益又拘傳賢之例安得更有如益老而傳之余故曰啓即如朱均亦必傳子也

太王無翦商之志

張和仲史辯太王無翦商之志因引說文云詩本是寔始翦商翦福也謂太王始福受於商而大其國耳不知後世何以改翦為翦必是漢人以口相授音同而訛耳許氏曾見古篆文當得其寔余按金仁山先有辯云太王遷岐在小乙之世至高宗殷道中興者六十年歷祖康祖甲二十八祀而文王始生是時商未衰也况太王方圖存於狄人侵幽之時即欲取天下於商家未亂之日太王之心決不若是之悖據此則泰伯之讓非不從翦商之故明矣特窺父志欲立季及昌此定論也然此只讓國而曰以天下讓者何曰此夫子闡

幽追論之辭也所以朱子云太王欲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以濟天下非有愛憎利欲之私也故泰伯去之不為狷季歷受之不為貪毀傷肢體不為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所以為至德也

泰伯三讓解不一辭

三讓程子謂一不立一逃荆蠻一文身劉敞謂一遜王季二遜文王三遜武王夫不立逃荆蠻文身是一時事何以云三文王尚幼生武王後十年事伯何以知武之必聖且賢此說非也文王肅鄭玄以採藥去為一讓不奔喪為二讓斷髮文身示不可用為三讓如此則讓迹已露何以云無稱朱子則引儀禮一讓為禮二讓為固讓三讓為終讓此特如漢文帝東向讓三西向讓丹之文洵當年向誰人作此態孫盛又謂

周之王業顯於亶父受命於昌泰伯玄覽棄太子之位讓一假逃避受不奔喪之譏讓二無胤嗣而不養仲雍之子為已後深惡遠防令周嫡在昌天下無復疑惑讓三也夫讓位之意伯未明言無論太王季絕不知之即文王尚在童稚武王伐商有天下尚隔二百有六年而伯於是時何以知昌之必受命武之必伐商乎且伯未嘗不奔喪也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荆蠻古公將卒令季歷讓位于泰伯伯三讓不受古公卒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歸發墓喪哭於門外示夷狄之人不得入正庭季歷謂伯長當立伯曰吾刑餘之人何得為君季知其不可而後受之詳載吳越春秋向使伯不歸赴喪父未卒而先君吳是衡父也且王季未立伯仲未久處吳荆蠻未孚說焉得遽奉公公子而君之則知

泰伯君吳六歸赴喪讓季後事由是而論泰伯赴喪而後入
吳乃三以天下讓之實也即三字六只固讓意非數目字必
以三事實之謬矣至於以天下讓六是孔子追論泰伯至今
八百餘年事已久遠恐湮沒失傳特表而出之謂泰伯之讓
如文王宜有天下而不有天下雖以國讓實以天下讓之也
文王三分有二猶服事殷伯豈不是先文而服事殷者所以
後世但知周代商而不知先世泰伯之如此也此是孔子
發論之意若謂泰伯意中便先料得後來事而讓則非矣

句吳荆蠻之謬

自史記有泰伯虞仲荆亾如荆蠻以讓季歷之文後世遂以
江左為古荆蠻地不知江左人物自商時已表、春秋聖門
弟子若言偃澹臺無論矣六公避紂石室在雲山東二里巫

賢之父巫咸冢在雲山上書曰在大甲巫咸又王家在祖乙
時則有若巫賢二子為商賢相則吳會為樂土已在泰伯前
數百年荆蠻之號意殷衰政亂南人多梗故以蠻名至今人
才財賦甲天下荆蠻云乎哉如一江漢也西伯時為風動之
首荆之為夷六在昭王不復言耳

夷齊太公各行其志

羅景倫謂太公鷹揚夷齊扣馬道並行而不悖蓋一以功業
濟世一以名節勵世可謂無負文王所養矣使伯夷出而任
太公之事則太公六必退而為伯夷之事所謂易地則皆然
余謂易地之說非也夷齊太公是截然兩路人伯夷歸文非
為其善養老善其服事之心也太公歸來則欲因此以為世
用志固在於功名也夫子稱夷齊求仁得仁者何行其心之

所安也。讓國與不食周粟如是則心安，不如是則心不安矣。孟子稱之曰：聖之清曰非其君不事，其採薇之歌曰：以暴易暴，分不知其非，分是不特紂非其君，即武王亦非其君，豈肯為太公所為乎？至朱子謂文雖無伐紂之心，而紂惡不悛，天命已絕，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此言亦大可駭異矣。余謂此必非朱夫子之言。

周公無殺兄事

予讀棠棣鷓鴣之詩，而知周公未嘗殺管叔也。已闕弓又涕泣自取子而指鷓鴣，天理人情所必無。潘勗作曹操九錫文云：在周成管蔡不靖，懲難念功，使呂公賜齊履，報其取管叔之功也。然則誅管叔者成王，與太公甚明。漢魏世尚見及此，周公殺兄之說起於孔書，蔡仲之命非古也耳。食相傳以為

常談。魯成季殺兄，邾牙推為世勳，晉邾向殺兄，叔魚許為貴。直唐太宗殺兄，建成元吉，號為英主，謬引周公大義，滅親為口實。六經而後，惟孟子近古，使果殺兄，陳賈方媒孽，公豈得不盡言？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謂周公疑且不忍，而況於殺之使殺兄，而孟子為此語，益重公之過，烏得為宜？荀卿妄謂周公殺管叔不足責，朱子亦云：他已叛，只得殺，如何調護得？予謂公豈有不調護之理，即不得肆赦，亦待以不死，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公正垂涕泣，而道之自恨不能救兄之意，若之何其厚？極公也。此論定可謂深得周公之心，而破千古不白之疑矣。

周家比盛唐，虞不獨人才

孔子論周才曰：唐虞之際，於斯為盛，因而論之不獨人才為

然唐虞時羣聖賢萃於一堂周時數聖人生於一家異矣而
虞周君臣享年之永更不相上下真吐、怪事堯年一百一
十餘歲舜年百有十歲禹年百有六歲益年百十有餘歲餘
如稷契臯陶雖無可考亦必非中壽也文王九十七歲武王
九十三歲周公為武王肩隨胞弟成王即位六年公始營洛
洛邑成承命治七年始薨六百有餘歲太公遇文王時年八
十餘武王伐紂年約百三十餘卒時又踰數歲矣召公受頌
命卒時又後周公數十年六百二十餘歲畢公四世元老保
釐東郊又當過召年矣此真千古所希觀也

康王吉服受頌命不為非禮

蘇氏論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非禮也蓋三年之喪服既
成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或者以頌命不可不以傳既傳

不可以喪服受此說非也孔子曰將冠於未及期日而有齊
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
頌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於
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荅拜
聖人復起不易斯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
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為此雖孔子錄此書其失禮不可
以不辯予謂蘓氏此論乃不達時變之言當時畢召老臣豈
不知非禮而頌行之誠以新陟王初服經三監之變王室幾
搖有鑒於此故於乙丑王崩之日即逆子釗入自端門使萬
姓咸覩越癸酉太保太史太宗即以先王之命奉符寶傳嗣
君諸侯 廟見繼則即率東方西方諸侯入應門朝見新君
以與天下正始也故呂氏云頌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

詰康王所以正其始當時行此禮者其防危慮患之意深矣
願以非禮譏之歟

昭王南巡不返

周史昭王五十一年巡守返濟漢、濱人以膠、船載之王
至中流膠液王及祭公皆溺王崩余竊疑之昭王時巡非政
洛之比漢濱人何怨於王致王崩於非命昭王去文武纒第
五世正周威世時雖史稱周道漸衰在昭王初無失德此謀
出於楚子無疑蓋當時昭王崩楚境內楚子必奔討苟非已
謀定責問膠舟者之寔而罪之此張和仲直以為楚子以膠
合舟乘王渡漢而溺之也但楚人已弑王穆王即位不能興
問罪之師當時方伯諸侯亦無有請討之者足見楚遠在南
服憑陵跋扈已甚而不知所弑懲矣至葵丘之會管仲雖以

膠舟事責楚、雖請盟其憑陵如故也夫桓公能復九世之
讐春秋大之昭王至桓公始霸時亦不過九世若明正其罪
豈僅苞茅可以塞責乎桓公亦不時明于春秋之義矣尊周
攘夷之謂何然世之作史者自當直書曰天王巡守南服楚
子弑之於漢中則為信史矣

宜臼弑父文武成康之罪人

幽王嬖褒姒廢后太子以身破國固不足惜然借手腥膻遷
我鎬鼎真古來亂臣賊子中第一非幽王之罪人寔文武成
康之罪人也後世每以社稷為重曲為解說考當時虢公翰
立王子余臣於攜是為攜王虢公真疾風勁柙哉秦素弭席
狼餌岐田無足怪使晉鄭明冠履大義奉余臣於宗周臬
宜臼而謝其父周家有祭主天下有人倫矣計不出此而覘

然戴弑父之賊以為君不過以形弓鉅壘抹殺倫理兩字是
安得為人乎此春秋所為作也

申侯弑君史無明文以宜正

宜白之罪余既明著之矣此麟經托始隱公之意平王罪狀
朱子亦既盡白之矣獨申侯弑君之罪當時不能伸大義而
正之數晉鄭不一時苟且擁宜白為君弑父弑君之賊居然
漏網千載猶為切齒作史者又不能明其罪以為後世戒倘
夫子作經始隱公以前則必大書曰申侯誘犬戎入寇弑王
於宗周矣豈不大快

孔子從昭公之難後世不知

季平子三家攻昭公奔齊處昭公乾候魯亂孔子適齊
為高昭家臣以通乎景公留齊八年後接浙之行正昭公薨

於乾候之年孔子從公始矣於齊公薨孔子乃反魯終不仕
於平子之朝可見孔子之留齊去齊不在齊之能用不能用
也其所以久於齊者從公之難也後世只據景公季孟之間
待孔子接浙而行之文謂齊不能用孔子而去卒不知其
從君難而留齊也

聖人處患難原有權變

聖人未嘗一味託大處患難原有幾多權變如桓魋欲害夫
子夫子微服過宋匡人圍夫子路欲戰夫子止之曰由歌
予和汝曲三終而圍解可見聖人如神龍變化不測却未敢
絲毫孟浪又可見一歌一和是絕妙解圍法蓋匡人誤以夫
子為陽貨故欲害之而圍是讐貨非讐夫子也貨粗暴安知
有咏歌倡和事匡人聞之自知非貨矣

子與人歌學者俱不得其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朱子作夫子不捨人善
說學者習矣不察不知此夫子之詩教也子所雅言正指此
類見聖教無行不與之妙尔雅云聲比於琴瑟曰歌史記云
詩三百篇夫子皆弦歌之尚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
和聲則詩歌樂之本也作樂於清廟明堂之上曰登歌六曰
升歌舜作歌臯陶賡歌振旅而歌曰凱風歌凡歌有清歌高
歌長歌浩歌酣歌雅歌怨歌勞歌要皆以本乎三百篇為正
則歌各有所宜也樂記子貢以歌問師乙對以寬而靜柔
而正者宜歌頌廣遠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
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故歌者上如抗
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橐木詭中矩句中鉤曼曼乎端如貫珠

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恍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
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觀乎此則知歌非小藝矣與歌而善者意其有所得於
此乎使反而和夫子之詩教備矣

老彭非老聃

王輔嗣楊中立皆以老彭為老聃三教論云五千文容成所
說老為尹喜談述而不作則老彭之為老子其說古矣此張
和仲說也余按唐杜道堅宋羅度六皆以老彭為老聃即朱
子答汪尚書云只以曾子問中言禮教段言之即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皆可見也以老彭為老子 集注不直以為老子
也郝京山則以老彭即莊子所謂彭祖上及有虞下及五霸
者也史舜紀禹臯陶至彭祖十人宰我問五帝德云堯舉舜

鼓祖任之潛夫論顓頊師於老鼓壽千餘歲據此則老鼓為一人王弼又云老為老聃鼓為鼓祖則老鼓又為二人說紛紜不一皆不可考信獨大戴禮云老鼓商賢大夫呂氏春秋上云鼓商賢大夫姓錢名鏗帝顓頊之後陸終氏之後仲子封於韓大鼓之墟即鼓城也至殷末年老而不衰已七百餘歲故曰老鼓云當以此說為正

左丘明辨

班馬劉歆謂左丘明為魯太史春秋即其所作似矣然舊謂左丘失明因傳會左史為盲史氏姓書謂左丘姓明名程子僅解為古之聞人不著其實朱子小注云謂非作春秋者近張芑山意後取人舊史蒼藁潤色託左氏以傳之書余嘗細味左氏之文疑其駢麗非周文特未流為戰國耳張和仲有

辨云宗左氏者以為丘明受經於仲尼然觀孔子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乃竊比老鼓之意則其人當在孔子前則左氏傳春秋非丘明矣且丘明既與孔子同時時傳中所載虞不臘等語及韓魏智伯事舉趙襄子之溢去獲麟時久已不應此時丘明猶在也或以為左史倚相後或以為六國時人此為近是

范蠡無載西施事

子胥被滌西施有力焉子胥死威以鴟夷浮之江吳亡後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浮沉所以謝子胥也此出吳越春秋逸篇然何以後世皆傳蠡載西施以此也范蠡去越自號鴟夷子皮杜牧之悞以胥為蠡因有西施下姑蘓一艇逐鴟夷之句耳揚州修曾有此論後陳晦伯引吳地記云西施於

路與彘潛通生一子其子一歲能言因名語兒孺亭以駁用
修沉江之誤余以范彘方為越成大事豈肯作此無賴但錫
邑城西入湖處有罵彘港相傳彘載西施去吳人罵之云既
然又有西施墓既與俱去夏姓名為陶朱公不應墓復在此
凡此類闕疑可耳

娶同姓吳晉先作備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晉嫁女於吳事見晉平公八年同姓之
婚非自魯昭公始司敗似不宜獨以為昭公罪又羅泌云男
女同姓其生不蕃故內有四姬而晉侯之疾不差是以君子
不娶同姓若盧蒲癸娶慶氏而云宗不避齊呂后之妹歸於
呂平此何所據王莽嘗言姚媯陳田王五姓予同族然至宜
春侯祈女則遂以為姓出各別幼之稱為宜春氏豈知祈亦

昭公素稱知
禮故司敗議
之餘固不福
也

齊之王耶臨淮陳矯劉頌近親養於姑陳而冒其姓及納頌
女則亦以為姚虞陳田同出於舜而世皆以為昏禮律不禁
劉敬既昏劉疇大常非之則更以為鍾出鍾離胡同胡母單
復相昏不以共本為悔是於夏貽書卞壺以為堯舜之昏正
姓分絕於上應韓之通庶姓異終於下荀崧俱以為可而禮
傳又有古上古五世通昏與商人世六世相昏之說豈非小
人冒禮者之自為地乎必論甚正但謂同姓之生不蕃故不
娶倘其生若蕃又可昏乎又王通云任薛王劉靈崔之昏非
古也何以視譜魏氏春秋司空王基稱大儒而納司空枕女
以為姓同源異王伯璵鄭康成高弟而亦為子推賓納王處
道之女杜佑乃亦有商以上昏不隔同姓之說凡皆悖禮傷
化得罪於萬世者也今世俗愚民又無論矣

季康子為盜所蝕可為快心

魯國多盜季康子治之獲一人焉詰之曰汝胡以盜對曰此猶之乎蟻羶也慕羶而附寧可已耶子大夫為政不能不盜何以詰吾盜柳下跖魯之民盜也肅其盜數千人驪山之陽扶人肝而食之享年九十而邑宰不得問也子大夫陪臣陽貨魯之家盜也國命出其手叛費同桓以意行國中自如寶玉大弓夫誰非先王所遺子孫世守之謂何今貨偃然竊以逃也而子大夫不得問也子大夫之家魯之國盜也名則魯臣實魯君為國政為家事國賊為家賊藐為魯君如無有焉而魯君不得問也魯君魯之大盜也乾候之難六季孫意如之故不得正其終魯君覲焉不斥季孫之立而以為身則魯何以有王章也逐一君復易一君而周天子不得問也吾

儕小人其何知則於人而已矣子大夫與吾儕小人其俱負翳以謀朝夕耳詰安用之季康子曰辯哉盜也去之此出汲冢書雖或寓言然言之快心純乎春秋筆法若果有此康子當汗下數升立時愧死

曾西非曾子之孫誤解

孟子注子西曾子之孫非也凡稱先子謂父也當是曾子之子曾元之弟名申字子西一字子華耳蓋申西方華西嶽故也故楚闕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經典次錄則云曾申字子西曾子之孫子夏以詩傳申左丘明作傳以授申注解意出於此然以余論子夏少孔子四十歲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子夏與曾子為肩隨之友則子西少子夏六約五十歲內外曾子二十四傳一貫夫子已近七十左丘為孔子同時至

曾子之孫可受經傳孔子丘明之歿亦已久矣其為曾子
曾元弟無疑也

食牛干秦不必深辯

史記商鞅傳趙良曰五穀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穆公賢願見
行而無資自鬻於秦被褐飯牛穆公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
姓之上此孟子所謂好事者之說也又風俗通奚為秦相一
日奚坐堂上作樂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因援琴撫弦而歌曰
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糜度今日富貴忘我為似
又實有此事又秦本紀載奚少時家貧流落不偶出游於諸
侯久不反妻無以自給乃西入秦為澣婦遂與相失後奚歸
奚為大夫則風俗通稱所似有本及晉虜奚君與奚歸奚亡
走宛穆公聞其賢以五穀羊皮贖之號五穀大夫史記已自

相矛盾俱未足徵信然後說穆公贖以五羊皮差足為奚解
朝云又按奚字井伯見左傳

齊人伐燕史記之誤

史記燕世家云孟子勸齊湣王伐燕此誤也後儒據史記因
謂孟子先事宣王後事湣王亦遂以沈同問伐燕為湣王事
梁王惠王下篇伐燕為宣王事併謂孟子先游齊後游梁誤
矣又據世家以燕易王初年宣王因燕喪伐十取城以還梁
王下篇取燕事不知宣王伐燕取十城燕秦說齊已還之矣
諸侯何以又欲謀齊宣王自謂五滑旬而舉之孟子正以
舉燕七十餘城故謂齊倍地不行仁政若止十城何遽動天
下之兵耶若以公孫丑下篇之王為湣王則孟子終宣王世
未去齊至湣王乃致為臣叩歸王不當云前日願見不可得

孟子亦不宜云千里見王曰前日曰千里明自初至梁來見
宣王也宣王足用為善孟子故不忍去若湣王驕奢身死俾
齒之手孟子安得以安齊天安天下望之又攻魏惠王三十
五年孟子至梁周顛王之三十三年也留十八年魏侯瑩卒
乃去魏適齊此周慎靚王之元年也慎靚王六年崩子赧王
元年為齊宣王十九年齊伐燕醢子之殺燕王噲而孟子去
齊正合孟子於崇吾得見王退有去志既有師命不可以請
久於齊非我志之文至赧王三十年丙子為齊湣王二十八
年燕昭王與樂毅謀伐齊師大亂湣王出走距孟子去齊
之日已三十年矣孟子年八十四卒已五年游梁先後與伐
燕事自當以孟子本文為正

秦以三良殉

穆公以三良殉張和仲謂其不忍殺敗軍之大夫豈以無罪
之三良而命之從死殆三良出於感恩殉主之誼因援魏人
哀三良詩及東坡謂三子殉君亦猶齊二客之從田橫為証
余按此未可為定論史記秦武公卒從死者六十六人至秦
獻公而後除之中間歷十八公用人不知其幾穆公之葬從
者百七十七人三良與焉安見三良獨為感恩殉主之誼者
哉且黃鳥之詩序曰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皆秦
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詩傳則直云康公葬穆公以
三良殉左氏云秦穆公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所謂
以者誰以之乎明乎穆公之命而康公從之也從未可從之
命為不孝行不可復請之命為不仁詩云臨其穴惴惴其慄
明乎生納之壙中慘不忍視也又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若

三子感恩自殺又何云百身莫贖耶左氏胡云死而棄民不復東征為此失寔之語耶不信三百篇而信魏人語何歟至後始皇送死者數千人後宮皆令送死工匠生閉墓中慘毒彌烈矣

先秦亡國事報應不爽

秦以劉惠不仁滅后稷太王文武之祀故天令呂不韋以柔惡不義滅伯翳孝公之祀即孝文立三日而死莊襄立三年而亡胡致堂亦疑其死於弑蓋以不韋計謀詭秘欲趣立其子事或有之真西山又論秦自孝公以來昭王國勢日益雄張嘗合五國之師百萬之衆而不能克不韋以一女子送容談笑奪其國於衽席豈非天哉至不韋不義天又令其子始皇殺之始皇滅六國之祀天又不旋踵今趙高覆其宗報施

一何巧也續之可為快心亦可為寒心

漢高欲易太子事

漢高欲易太子論者謂高未必專罷戚氏或深察呂后之私慮其子為天子必有他日之禍耳嘗考元魏孝文處馮后以為久乖陰德可賜自盡彼其與刑餘私戲又不若呂后失身審食其是與真男子私亂也使帝亦知出此計安有呂氏之禍余謂此論自妙然呂氏能殺韓彭又有女弟頰為羽翼老狐大是利害帝豈能制之即其後正月日食晝晦不樂曰此為我也將崩乃令呂祿呂產為上將居南北軍戒曰我崩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為人所制着先見高帝微時嬖外婦後寵戚戚姬之兒女情深素無剗斷后故玩之股掌中尚望其能奪決乎必不然矣

改元漢文作俑

人主御世統物只有一元安得有兩元况於屢改乎太上盤古三皇有巢燧人之初間有名氏而未聞世系詳據其次由伏羲至帝摯間有世系年數而未聞甲子其次由堯甲辰至漢景帝庚子有甲子紀數而未立年號其後由漢武至元順帝有年號統紀而頻改元無所歸一矣蓋漢武英明冠絕首創年號以一人心堯舜復起不能易也獨其重復改元始自文帝不學惑於方士新垣平詐稱人主延壽日卻復中之說始更十七年為後元武帝踵謬延至元季自後元起一千五百三十年間一百二十三主改至三百年元其不改元者如漢之平玄明殤冲質辨烈晉之懷愍明康爽簡恭帝宋之武文營蒼業順齊之高武明帝昭業昭文東昏和帝梁之簡元

敬明宣後隋之煬帝兩恭唐之神堯文皇順憲復敬武宣懿莊閔濫烈後宋之英欽光度恭端帝昺元之武英明寧凡六十二主或冲而夫或短而折或忤昧未皇其教然獨斷者數君而已至若曹魏之文蒙古之太祖太宗定憲起篡起猶皆未入曆數又不足算他若始終僭偽漢季之東吳晉末之南北朝五胡時之十六國與元魏東齊西周之顛宋末遼金西夏初非正統質、改易更無論矣又有應改不改者前唐昭宣受制溫賊仍稱天祐二三後唐存勗志存李祹猶稱天祐四五至於二十此皆有由者也盜梁友貞仍稱乾化三四虜晉重貴仍稱天福八年北漢劉知遠仍稱虜晉天福九年承祐仍稱乾祐二三四劉崇仍稱乾祐四五六七劉鈞仍稱乾祐八九偽周柴榮六年盡用郭威末年顯德之稱垂及宗訓

仍稱顯德七年此皆借寇之迹朝不謀夕其失更甚視波頻改者又不若矣惟明朝洪武十五世十六元一君一統天下不易視聽永為正法耳

漢宣刻薄出於天惟性

韋玄成侍燕孝宣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宣即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之雜奈何純用德教論者謂漢宣習見文景之寬厚孝武之才畧以為漢之家法純駁若此霸王之道也欲使其子孫世守之余謂宣帝純用刻深又出於霸者之下何曾有分毫德教此蓋其天性慘刻少恩不自知其過於薄也如於霍光其顯禹雲山之罪固應夷滅而光之忠勳不可不祀何至死無准類蓋寬饒劉直公清以直諫坐以大逆不道至自刎闕下韓延壽為東郡為馮翊令行禁

止恩信徧於二十四縣而民不忍欺竟坐棄市趙廣漢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何至坐以要斬極刑吏民數萬守闕涕泣願代死不赦平通侯楊惲好義公平不過以報會宗書燕穢不治一語遂以大逆要斬其恠毒無道較桀紂尤甚使湯文遭之斃於夏臺美里必無赦矣

霍光不善居成功

霍博陸始末史與諸儒言之甚詳互有異同不具述朱子綱目稱其所立名正言順先南軒稱其天資重厚可以當大事然其所失孟堅不學無術一言蔽之矣究竟廢昌邑事未安不可以伊尹為辭蓋其始立既暗於知人其既立又無一言救正立未十餘日即教其罪而廢之有是理乎嚴延年劾其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丘瓊山謂此奏凜如秋霜烈日東

萊謂夷齊之後一人非虛語也但既立公孫病已社稷宗廟
有主即宜力辭去否亦辭政不與顧安處高位死而後已卒
至赤族誠如正學所云矣善乎丁南湖之言曰光歷事四朝
恬不知忌爵祿之情勝自昭及宣累封二萬戶甲第一區受
賜金帛無算而不知節子侄親黨之情勝則子禹及兄孫雲
山諸婿外孫皆列顯位而不知節溺愛幼女之情勝則聽陰
妻之邪謀納宮為后而不知節其視金日碑辭稅候之封却
幼女之命正長子偶戲宮人之罪事悉出於正率保守其
令名者為何如哉臣固以寵利居成功真千古大臣龜鑑也
矣已

孔明能用素書

張天覺商英序素書云自漢以來章句文辭之學熾而知道
之士極少如諸葛亮輩為一時賢相至於先天大道曾未足
知其髣髴噫何其言之謬也先天二字昉於易乾之文言曰
先天而天弗違孔明隆中教語已定鼎峙之形數十年後事
不爽毫髮天且弗違非此謂耶取素書求之其書以道德仁
義禮為首曰仁者有慈惠之心以遂其心義者賞善罰惡以
成功立事禮者夙興夜寐以成人倫之序孔明嘗謂一夫有
死皆亮之罪出師表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如優孝直舉公
琰刑馬謖廢李嚴賞罰悉當固其徵也書曰審乎理亂之勢
達乎去就之理孔明嘗大書曰周殿前檢點趙匡胤纂其主
而自立尋弒之方為快心明建文帝以嫡孫嗣統名正言順
方黃諸臣輔之四年之間曾無失德燕王棣欺其幼冲攘奪
神器兵號靖難不知所靖何難屠戮臣民數百萬慘毒逾等

至於劾周公輔成王與李世民誅管蔡以安國周如出一口
千古亂賊惟此二人為最二宜大書曰燕王棣率兵犯闕逼
帝出亡而篡其位周是修方孝孺等死之後庶後世欲操戈
同室以行其弑逆者知所懼而春秋討賊之義伸矣

宋唐明貽謀不善報二不爽

唐太宗弑嫡脅父未幾禪位此較尋常篡弑之賊加一等倘
高祖稍不見幾欲求為太上皇遲死九年不可得也其子即
遂有謀奪承乾儲位事其後睿宗玄宗順宗即遂有功立隆
基靈武即位瘋疾罷朝不得不傳位太子自稱上皇事故終
唐之世大半以庶奪嫡恬不為怪也幼弟妃生子明丞淫無
狀即遂有丞父才人幼子壽王妃致武豐淫惡滔天廢嫡篡
位殺戮子孫幾盡即遂有韋后與三思博帝為黜籌洗祿山

兒宮中歡笑帝觀賜錢等事夫堂二后妃父得而二之子得
而蒸之臣得而姦之刑虜餘夷虜得戲狎之淫比丘得而私
之種、醜惡而不能截止此皆逆報與淫報也宋祖篡周奸
謀詭計如同狗盜一旦身死傳位於弟竟以及姪子遂不得
其死匡義拱手受成更為非分子孫受制金遼厥後偏安逼
逐亡於胡元得自小兒失二小兒報二不殊尺寸獨明成祖
身為篡逆元亮子孫不受篡弑之報似乎寬恕者良由太祖
厚待元胤不加誅戮只此一節大當天心且建文之胤業已
幽死逆勢已成故天二厭亂遂若夢二然誅夷朝士僇辱妻
孥恠不忍言故明季諸臣無不欺君養寇以至於亡二不得
士報建文以無罪失國先帝二以無罪失國天之報施二畧
相等可不畏哉

純陰用事

自古天尊地卑陽尊陰卑夫尊婦卑內尊外卑尊卑得序則治否則亂故聖人繼天為中國男主此三皇以來所不易也女主當陽始自女媧之承伏羲女媧有辯其亂政始自呂雉其革命易國始自武曌外主中華始自犬戎之滅狄幽王其稱帝始自劉淵其崇儒好文始自苻堅其廣國長祚始自元魏十六主一百七十一年而金十主一百二十年夏十主一百八十七年遼十四主二百九十五年然武氏猶中國之人魏遼金夏未絕中國之統獨元起漠北七十三年外滅諸國內滅諸夏一統八十九年而其初女主太宗后乃馬真氏五年定宗后幹元立海迷失氏二年不惟無中國之主又無男主純陰用事千古所未見也

自古治日少亂日多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然治日少亂日多也自古有能高陽高辛唐虞之世洵穆淳龐純陽之會也豈非極治然蚩尤作亂子摯荒淫四凶未去三苗不庭朱鯀均劣瞽瞍象傲紛然雜出三代享國最長然夏四百三十二年禹在位十年啓僅九年而太康為羿所拒仲康羲和之叛沒篡帝相國祚中斷雖少康中興杼槐不振延至桀亡求如禹啓之治無幾也殷祚六百二十九年湯在位十三年太甲三十三年初心有桐宮之遷再傳雍己商道浸衰既自仲丁至陽甲九世相及外叛內亂雖太戊祖乙盤庚武丁後先紹復而武乙帝乙無道以至紂亡欲如開創中興蓋亦無幾周有天下八百六十七年武末受命僅七年耳成王三十七年康王二十

六年只此七十年間可謂盛治然成王初政三監倡亂殺武
庚誅管蔡征淮夷徐戎亂六居半及昭王南征不返穆王盤
遊不無度夷王下堂厲王流彘宣王甫稱中興而黃鳥圻父
之詩旋作亾何幽王弑平王遷矣天子威令不行秦楚吳越
肆橫雖桓文主盟中夏而周之統緒僅存至威烈命三晉為
諸侯則周徒擁空名矣後至赧王徙於西周周分而天下大
亂七雄紛爭暴秦兼并莊襄滅周雖歷年八百全盛曾幾何
時秦漢以來又無倫矣然其故何也蓋黃虞已末陽極而亢
三代午初陰漸以升氣候使然不可強也夫所以不可強者
又何說耶有陰陽斯有天地斯有人物惟陽一而陰二故陽
少而陰多以言乎天則晴霽少而晦冥多以言乎地則平夷
少而險隘多以言乎人則君子少而小人多推之事物

莫不皆然此所以治日少而亂日多也

建文從亡諸臣實錄

建文革除事通紀止載金門獻降帝赴火或言出亾其出亾
以後事人不能知即知亦不敢傳至二百餘年後史仲彬子
孫出其先世所藏致身錄而一時遜國君臣生死之跡瞭然
矣建文帝之出亾四年夏六月庚申十三日也以前未時從鬼
門出從者由水關御溝出薄暮會於神樂觀西房願從者二
十二人同帝祝髮者三人吳王教授楊應龍編脩程濟稱比
丘御史葉希賢稱道人往來道路給運者七人徐王府賓輔
史仲彬刑部司務馮灌稱塞馬先生時稱馮翁稱馬公時稱
馬二子中書郭第稱雪庵時稱雪和尚宋和稱雪門生時稱
稽山主人稱槎道人編脩趙天泰道衣葛稱葛衣翁時稱天

肖子欽天監正王之冢臣家世補錫稱老補錫鎮撫牛景先
稱東湖樵時稱東湖主人他如廖平金焦王良蔡連梁田
玉梁良玉梁中節王賓劉仲邦洽何州各散四方遇為應援
帝欲初欲依西平侯不可又欲依浦江鄭氏不可史仲彬迎
至黃吳江之黃溪闔成祖追彬勅命帝逸去諸君子利日訂
期尋帝於滇南於襄陽重慶於白龍山於浪雲深林逆旅客
舍不過則泣禱鬼神徧詢樵牧遇則或目成或隱聲泣或同
宿或分行或行乞於市或乞結牀廬待帝或懷裝脯獻帝或
紉衣補履進帝或病而旋歿或合而旋離惟恐補者之掩其
後也噫亦險矣帝之竄伏崎嶇此二十二人亦得與帝為存
亡而全無害較之慷慨就死者抑何更難矣陳眉公叙之云
此天所以哀憐建文失國之無罪又憐諸君子之無聞

呵護此錄以待史氏子孫揭於天下萬世

之洒涕

李大蘭世史便蒙宜讀

史家自麟經而下能述孔子之意者惟考亭綱目瓊山續綱
目而春秋非周史不能及平王以前事綱目僅按通鑑去春
秋且去七十七年學者所考鏡者僅戰國秦漢魏晉江左隋
唐宋元間事前三王五帝三皇之懿美不及詳明代通紀之
外亦未能盡之知矣雖金仁山通鑑前編六止從堯始而未
盡義農黃享之紀劉秘書通鑑外紀雖始上古而未紀義黃
之元溫公通鑑雖詳威烈以後而誤帝曹魏未正蜀漢之統
紫陽綱目雖尊蜀帝劉氏而仍遺蕭梁中宗南唐烈祖兩帝
之曹魏顯國史書大全自皇初至元合而為一輔以列傳四

考曲盡詞事七嘗辨論蕭梁李唐之故而仍未改削陳霸先
朱梁石晉劉漢郭柴後周篡偽燭火之緒殊不知唐末有晉
王存勗仍稱昭宣天祐正朔討滅梁賊混一中原卒延高祖
太宗僖昭之祀固宜削梁稱唐如漢王討項羽五年前即先
削項稱漢之例史於漢初削項於唐末進梁失輕重矣然溫
公作史亦知曲筆無奈方事篡中原之北宋則止帝篡中原
之曹魏然後橫絕天祐未改之唐祚依擬五代遺又專主中
原特帝朱梁次帝後唐遂帝石晉是帝漢帝周以成篡周之
宋則不得不奪正朔相承之李浩南梁正嫡之爾登且併奪
漢曹胄劉偁直待綱目正之而朱子亦以事與安之南宋始
表偏安之蜀漢下比東晉上擬東周仲大善
下耳至近
代蕭李之胄以為君父之嫌終未敢舉筆

蘭編正

世史悉為刪正真大快也

前史留後人改正者三大事

李大蘭又論國史一時為君父掩過不得直書以待繼述者
之改正其大端有三一曰母后垂簾聽政婦人干外事大累
陰德高曹向孟史官雖有溢美之稱然啓后妃干政之端恐
貽後世復見雉墜之禍斷宜禁戒如掃除蠱穢者之一曰貂
鏞封拜文武職名過隆刀鋸之倫大非周禮分別奄人之體
如童貫之寵位極人臣史雖未嘗附阿稱美然亦未明示斧
鉞恐貽後世復見天子門生定策國老之禍斷宜禁戒如治
療癰疽者也一曰氓臧先代正朔宗祀之派如唐莊宗原頒
唐天祐年號祀唐宗廟列祖正朔相續實出憲宗的裔止因
宋祖已篡周祖恐存唐名則已尚未為正統遂命薛居正進

盜梁於莊宗之前帝虜晉於潞王之後撫為五代史示天下若無唐後以成己篡奪之緒史臣為君父諱不敢改正併舉梁武帝之孫昭明之子中宗宣帝亦不敢表章接統以成陳霸先之緒是使周平王讓吳楚而漢昭烈避曹魏也故朱子推宋高宗之例特帝昭烈比擬平王微示其端以俟後人自宜尊梁昭明嫡嗣退陳霸先而進中宗尊唐天祐正朔退朱溫而進莊宗尊南唐憲宗嫡裔退石敬瑭劉鄩郭威而進列祖以存正朔宗祀之舊者也

讀尚書須要識當年氣象

今之讀尚書者只是依文訓不知帝王升降八概惟程氏去華說得約而該云前輩謂讀書要識聖賢氣象其謂讀尚書六當識唐虞三代氣象唐虞君臣文相繼戒夏古以後則

多臣戒君耳禹臯戒君做於未然辭六不費夏商以後則事形而後正救之如太甲高宗彤日旅葵等篇且反覆詳至不憚辭費矣觀啓與有扈戰於甘野以天子之尊况六師與一強诸侯對敵前此未聞也湯之伐夏自湯誓湯誥外未嘗數桀之惡且有慙德武王伐紂則有泰誓牧誓武成五篇歷陳布惟恐紂惡不白己心不明略無回護意矣伊尹諫太甲不從而放之前此無有也使無尹之志則不免於篡之名矣然太甲天資力量遠過成王太甲悔悟尹遂可以告歸周公則滲疑文起雖風雷彰德之餘宅中圖大之後不敢去國且切挽召公以同心輔佐用力何其難也堯以大物授舜以大物授禹此豈細事而天下怙然無異辭盤庚以圮於耿而遷國本欲安利萬民而臣民確譁至勤三篇訓諭而勤濟

然盤庚猶可也周之區處商民自大誥以後畢命以前藥石
之飲食之一以為龍蛇一以為赤子更三紀之久君臣共以
為國家至大至重之事幸而迄於無虞視堯舜區區苗頑又
何甚暇而甚勞也精一執中無俟皇極之煩言欽恤刑何
至呂刑之騰口降而魯秦二誓見取於經而王迹熄霸國兆
矣世變有隆污風俗有厚薄固應如此引而伸之觸類而長
之讀書者其可苟乎哉此論當細味持表而出之

古文尚書究有可疑

尚書偽者漢武時所增泰誓一篇及張霸二十四篇固已然
按孔傳則今文伏生所傳二十八篇當時既為孔野所共著
即古文壁中所出者亦已送之王官藏之中秘持孔傳遭巫
蠱不得上聞猶藏私家耳何以史遷作本紀白魚四冊赤鳥

流屋猶用偽太泰誓之文漢書引証神者歟及三也晁錯所
引武城成伏生俱無此又何耶至於史記帝王本紀與尚書
文字句異者如堯典俊德作馴德平秩作便程數合四代書
計之約七百餘條然此猶謂古文蝌蚪書與漢篆異或以意
為之無責焉矣已及考宋元諸儒言尚書可疑者不一吳臨
川略云晁錯所受伏生書隸寫者為今文魯共王壞孔子宅
得之壁中蝌蚪書為古文然孔壁真古文書不傳後有張霸
偽作目為古文凡十四篇漢藝文志遂合伏生書為五十三
篇然漢儒所治實止伏生及偽泰誓二十九篇耳至晉梅賾
奏上書二十五篇凡傳記所引書語注家指為逸書者收拾
無遺既有証驗而其言率依於禮其書比霸偽作絕遠乃析
伏氏書為三十三篇雜以新出之書通五十三篇并書叙一

篇有孔安國傳世遂以為真孔壁所藏也初唐之諸儒從而為之疏義此書遂孤行至今竊嘗讀之伏氏書雖不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為上古書無疑梅賾書體制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字有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三代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大可疑乎朱仲晦亦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且伏生所傳皆難讀豈伏生偏記其所難其易者全不能記耶又云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既已可疑即書序伏生時無此其文甚弱亦非前漢人文字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是一手偽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小爾雅余細繹賾所奏書及前人語覺確有可疑處每篇中起伏照應悉俱綿密的是晉魏間人手筆至舜典一篇直

至齊蕭鸞建武四年有姚方興者於大航頭而獻之值方興有罪事隨寢隋開皇二年始購得之又可異矣

近婁東張天如溥合刻尚書注疏大全附記云漢儒以伏生書為今文謂安國書古文以今考之今文反艱澀古文反平易或者以謂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為記錄之寔語雜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雜易之不同此為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雜安國方定於蝌蚪古文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亦有可疑故今定此本壹以諸篇本文為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者得見聖經之舊而又集傳其可知姑闕其

所不可知者天如此論可謂定說余得此六可以免議經之罪也已

武成二三策

尚書古文余既論之如右矣因讀盡信書不如無書思孟子所見非今世所謂古文也若今世所傳何獨血流漂杵語耶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柰何伐紂動援文考謂其克成厥勳誕膺天命是誣文王也孔子謂武王未受命周公始追王太王、季武王在日古公季歷皆本弭也武成皆稱太王、季然則武王克商旬日間即追王先祖不已急乎又述其祭告山川之神自稱有道曾孫周王發又曰昭我周王時師尚未至商郊紂尚存在天下尚有王而武輒自稱王誇為有道曾孫豈聖人語耶考其全文先後無次何獨漂杵一語書

不可盡信何獨武成一篇乎考伏生書止有牧誓一篇泰誓武成四篇俱梅賾古文可顛推矣

春秋書法大有可疑

細讀春秋書法六多可疑以意禱魯史舊文世人相傳無敢辯正茲據劉子玄所著惑經篇中駁春秋可惑者數條及神廟中祠林溫陵黃汝良明起先生所述一則質之通經者如趙孟以無辭伐國貶弭稱人祀伯以夷禮來朝降爵為子虞班晉上惡貪賄而先書楚長晉盟譏無信而後列此則人倫臧否在我筆端直道而行與復何讓奚為齊鄭及楚國有弑君各以疾赴並皆書卒按昭公九年公子圍弑其君鄭教春秋書楚子麋卒襄公七年鄭子駟弑其君頹春秋書鄭伯頹卒僖公十年齊人弑其君悼公春秋書齊侯陽生卒大臣

弑君子弑父凡在舍藏皆知憤恨苟因赴而仍其欺則春秋何為也又趙盾官為正卿返不討賊世子止地居家嫡孽不親嘗遂皆被以惡名播諸來葉必以彼三逆方諸二弑躬為臬鏡則漏網豈涉瓜李頌顯錄嫉惡之情豈有若是所未諭也高乞野幕之弑事起陽生楚靈乾谿之縊禍由常壽而春秋捐其首謀捨其親弑亦何異魯酒薄而邛郫圍城門大而池魚及乎必如是則知之闇者私憾射姑以其君急而潔可行欺激怒乃傾盆水沃庭俾廢爐而爛卒曷不書闇弑邾子乎所未諭也君子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故史善惡兼書方為實錄夫子修經多為賢者諱狄實滅衛因桓恥而不書晉實召王成文美而稱狩斯則情有徧徧獲事多曲徇將使賢人君子固憚彞章即寸短尺長何從考鏡所未諭也哀公

八年及十三年公再與吳盟而皆不書恥吳夷也乃桓二年公及戎盟而書夫吳雖介在江南猶屬同姓戎則非我族類實瀆齊盟非所諱而諱當恥而不恥何所折衷又未諭矣列國臣子非卿不書若以地來奔雖賤亦志以國之大事不可限以長流也如陽虎盜入於灌擁陽閔而外叛傳具其事經獨不書何哉且弓玉云亡猶然顯記城邑失守反不具書理乖勸懲又未諭矣魯之隱桓戕弑昭哀放逐姜氏淫奔子般天酷以為邦之孔醜不得不為君父隱諱如公送晉葬公與吳盟為齊所止為邾所敗盟而不至會而後期並諱不書考之當時列國史官書其本國皆無所隱如重耳出奔惠公見獲晉乘書之又如齊之南史晉之董狐弑君大惡據事直書未聞為本國諱千古稱直筆何春秋於本國之事無論大小

苟涉嫌疑動稱恥諱厚誣來世將南董為非乎殊非夫子懼
亂賊之意又所未諭者也書事貴脉絡紛明讀史者求一家
興廢則前後相會討一人出入則始末可尋乃春秋定公六
年書鄭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哀公元年書許男與楚圍蔡夫
許既滅矣君執國止復能重列與楚圍國乎其間必有說經
傳俱略又所未諭也君子以博識為工良史以直書為貴春
秋他國之事必憑來告之辭而來告所言多非其寔或兵敗
不以敗告或君弑不以弑告或宜名不以名或應氏不以氏
或春薨以夏聞或秋葬以冬赴又苟有所告雖小必書如無
其告雖大必缺故宋六鷁退飛小事以告書晉滅狄滅魏滅
霍大事以無告缺此皆巨細不衷繁簡無則是非真偽奚分
乎夫子撰不刊之書為萬世法不應踈脫如是又所未諭也

黃明起謂繹子玄所舉數條雖窮理宿儒亦難置辯然前賢
崇奉聖經豈無的據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左
丘明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善人勸焉淫人懼焉
太史公曰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詞
即夫子自言曰其義則丘竊取又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核
其名寔一何廷庭竊意魯國原有春秋自為國史夫子所筆
削者未布方策僅藏私家秦火既經灰燼壁藏多磨滅今之
所傳或非筆削之成書而襍以魯國之舊史如書有今古文
古文周禮闕冬官禮記多龐雜不然聖經豈真缺遺前賢盡
阿所好哉

易卦世應納甲六壬不始京房孔明

以一卦分世應又乾納甲之說謂房始非也史記正義載中

傳云孔子正月為商瞿筮曰瞿當有五丈夫子、貢曰何以知之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未為世九五丙子水為應陽爻五應有五子中備書今不傳豈即易緯書所稱辨中備者乎六壬六不始武侯吳越春秋公孫聖仰天嘆曰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上天不得逃亡范蠡曰事將有意在玉門第一今年十二月戊寅之日時加日出戊囚日也寅陰火之辰也合庚辰歲後會也夫以戊寅日聞喜不以其罪罰日也時加卯而賊戊功曹為騰蛇而臨戊謀利事在青龍青龍在勝光而臨酉死氣也而尅寅是時尅其日用又助也之所求之事上下有憂此豈非天網四張萬物盡傷者乎子胥謂吳王曰大王初臨政負玉門之第九滅事之敗無咎矣今歲三月甲戌時加雞鳴甲戌歲位之會將也青龍在酉德

